

清宮舊藏唐代黑釉三足罐及相關問題

■ 謝明良

本文先是談談清宮舊藏的一件黑釉三足罐可能是河北省邢窯唐代製品，進而介紹這類三足罐在唐代的可能用途和流行情況。在此一基礎上也觀察了東北亞朝鮮半島和日本三足罐的使用例。

國立故宮博物院（簡稱故宮）藏清宮黑釉三足罐，口沿外翻，下置短直頸，豐肩，最大徑在肩腹處，以下弧度內收成平底，腹下方設三足。除了內底和外底，整體施罩參雜褐色斑痕的黑厚釉，從三足底著地面亦施滿釉可知，是以窯具支撐無釉的外底以高溫燒造而成的，器高 17.2 公分，口徑 16.2 公分（圖 1）。該黑釉三足罐曾收入同院出版的《搏泥幻化》圖錄，依據圖錄的作品解說和故宮官網所引用民

國十四年（1925）「辦理清室善後委員會」的《故宮物品點查報告》可知，該黑釉罐附清代「天字三號」黃籤墨書貼條，原收貯在壽皇殿，名為「古瓷三足罐」。¹

三足罐在唐代的流行

於外翻口、短頸、豐肩、圓腹下置三足的器式，是唐代常見的器形之一，但命名卻很分歧，有爐、罐、壺、盂、水滴、水注或鍍等不



圖 1 唐代 邢窯黑釉三足罐 a. 正面，b. 底部 高 17.2 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瓷 011441



圖2 三彩甕 高18公分 遼寧省朝陽唐天寶三年(744)韓貞墓出土 取自朝陽地區博物館,《遼寧朝陽唐韓貞墓》,《考古》,1973年6期,頁356-361,圖版拾貳之2。



圖3 唐代 越窯青瓷三足罐 高22公分 日本福岡縣太宰府町字立明寺出土 取自東京國立博物館編,《日本出土的中國陶磁》,東京:東京美術,1979,彩圖1。



圖4 唐代 白釉藍彩三足罐 香港大學馮平山美術館藏 取自後藤茂樹編,《世界陶磁全集·13·遼·金·元》,東京:小學館,1981,頁267,圖178。



圖5 唐代 青瓷三足罐 高19.7公分 廣東省梅縣畚口公社紅星大隊4號墓出土 廣東省博物館藏 取自廣東省博物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辦,《廣東出土晉至唐文物》,香港:廣東省博物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1985,頁217。彩圖見:北京藝術博物館編,《中國潮州窯》,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2015,頁39,圖23。

同稱謂。這些名稱有的比較中性,如壺或罐,但也有涉及功能的稱法如爐、水滴或甕等。關於名稱和用途,容後結合尺寸等其他要素再予檢討,在此先談清宮舊藏該黑釉罐的產區窯口問題。從目前的資料看來,類似造型的唐代陶瓷三足罐,無疑要以河南省鞏義窯等北方窯場燒造的多彩低溫鉛釉也就是俗稱的唐三彩最為常見,有的罐身貼浮雕,並配置子口蓋,蓋上有

寶珠形鈕,年代集中在盛唐開元(713-741)、天寶(742-756)年間(圖2),迄晚唐間可見到。高溫陶瓷以1930年代報導的日本福岡縣筑紫郡立明寺出土的越窯青瓷製品最常為學界所提及(圖3),²過去在討論中國青花瓷起源時經常被援引的香港大學馮平山美術館藏的鞏縣藍彩三足罐也屬此一罐式(圖4),其相對年代均在晚唐九世紀。廣東梅縣水車窯也燒製



圖 6 唐代 邢窯黑釉三足罐 高 14.7 公分 河北省深州市下博墓地出土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藏 取自趙慶鋼、張志忠主編，《千年邢窯》，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頁 1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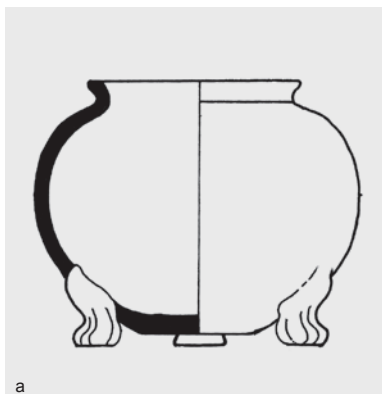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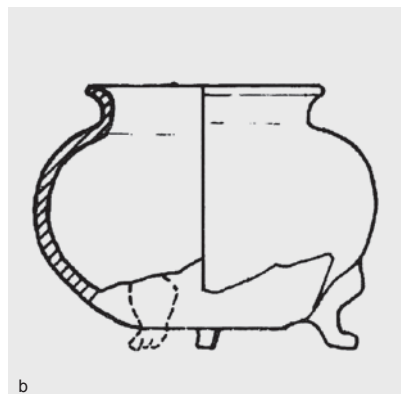


圖 7 a. 黑釉三足罐 線繪圖 河北省內丘邢窯窯址出土 取自內丘縣文物保管所（賈忠敏、賈永祿），〈河北省內丘縣邢窯調查簡報〉，頁 7，圖 12 之 28。



b. 黑釉三足罐 線繪圖 河北省內丘中豐洞邢窯窯址出土 取自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王會民等），〈邢窯遺址調查、試掘報告〉，《考古學集刊》，14 集（2004），頁 194，圖 4 之 1。



圖 8 直領三足罐 高 16.8 公分 河北省邢窯內丘服務樓（12NF、14NF）出土 取自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編著，《邢窯》，下冊，圖版 158 之 4。



圖 9 唐代 邢窯白瓷三足罐 高 3.2 公分 取自趙慶鋼、張志忠主編，《千年邢窯》，頁 122，右下圖。



圖 10 唐代 三彩三足罐 殘高 10.6 公分 河北省邢窯內丘服務樓窯址出土 取自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編著，《邢窯》，下冊，圖版 178 之 1。



圖 11 唐代 褐釉三足罐 高 16.4 公分 河北省邢窯內丘步行街（03NB）出土 取自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編著，《邢窯》，下冊，圖版 63 之 5。



圖 12 唐代 唐三彩三足罐 a. 正面，b. 線繪圖 高 12.7 公分 河北省深州市（M25）出土 取自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編，《河北省考古文集》，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彩版 8 之 4；頁 239，圖 24 之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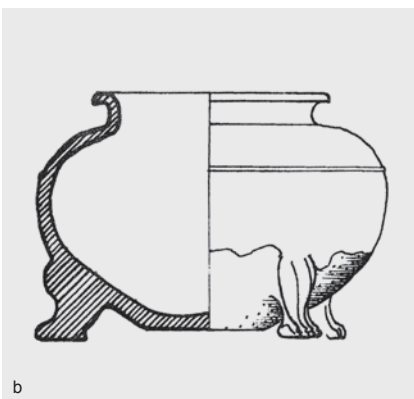




圖 13 藍釉三足罐 高 17 公分 河南省偃師垂拱三年（687）袁皇后墓出土 取自《觀雅集》，2020 年 11 月 19 日：<https://mp.weixin.qq.com/s/4cL3QjgUbmct-4AqZdl5AA>，檢索日期：2024 年 9 月 2 日。

這類青瓷三足罐，但釉色透亮帶開片，時有剝釉現象（圖 5）。

不過，與上引清宮舊藏品之造型和釉最為接近的應該是河北省邢窯製品。雖然邢窯是以白瓷較為人所知，但收入《千年邢窯》圖錄的河北省深州市下博墓地出土的三足罐則施罩黑釉（圖 6）。相對於墓葬出土品，窯址調查資料更能提供確切的產地訊息。依調查和報告年順，可知自 1980 年代內丘邢窯址出土黑釉三足罐以來，邢窯中豐洞遺址亦曾採集到同式黑釉標本（圖 7）。近年披露的邢窯內丘步行街（03NB）或內丘服務樓（12NF、14NF）（圖 8）出土的黑釉三足罐，罐底無釉，其餘包括支撐的三足在內均滿釉，此一反映入窯裝燒方式的施釉技法也和清宮舊藏黑釉罐一致，故可實證該天字三號黑釉三足罐乃是中國北方著名邢窯製品。

如前所述，三足罐是唐代南北區域複數窯場都燒造的流行器式，但邢窯陶工的表現則顯得極為積極，讓人印象深刻。釉色種類頗為多元，除了高溫黑釉、白瓷（圖 9）或低溫鉛釉陶之外（圖 10），也頻見在器坯施白化妝再施罩淡褐色

釉之外觀近於青瓷的製品（圖 11）。不過，邢窯窯址或河北地區常見推測或為邢窯燒造的三彩罐（圖 12）之精細年代卻不易釐定。邢窯的分期有幾種不同的方案，有 5 期說（1987 年³、2004 年⁴）、6 期說（1997 年⁵）和 8 期說（2021 年⁶）等，而此類三足罐的年代分別相當於 5 期中的第 4 期（中唐期）、6 期說的第 3 期以及 8 期說的第 3 期（618-741）和第 4 期（741-840），可惜各說均未提示其分期的依據。惟近年出版之主張 8 期說圖文並茂的考古報告書，明確言及因窯址標本的準確區分極為困難，因此報告書遂將初唐、盛唐合併為第 3 期（618-741），並以玄宗天寶至文宗結束為第 4 期（741-840），而窯址出土的黑釉三足罐則屬第 3 期標本。從圓渾的罐身與河南偃師垂拱三年（687）陪葬高宗李治第五子、武則天長子李弘恭陵的袁皇后裴氏墓出土的褐釉或鈷藍釉三足罐（圖 13）相近看來，⁷我同意報告書將黑釉罐歸入第 3 期的看法，但似可進一步地將其相對年代釐定在該期早段，即屬七世紀期作品。

名稱和用途

與清宮舊藏黑釉三足罐同類型的陶瓷製品也見於青瓷、白瓷、絞胎或鉛釉陶，甘肅涼州區甚至出土帶蓋的素燒加彩三足罐（圖 14）。由於類似造型的三足罐也是唐代金銀器（圖 15）、響銅（圖 16）甚至石器（圖 17）常見的器形，顯然是唐代跨越質材的流行器類，因此談論其名稱和用途時應有必要參酌各質材製品情況一併考量。

學界對於金銀器、響銅和石器三足罐的稱謂就如同對待陶瓷製品般，命名並不一致，有壺、爐、鍤等不同稱法，而若綜觀包括陶瓷在內各材質此式三足罐的呼稱，不難發現其命名



圖 14 唐代 三足罐 高 26 公分 甘肅涼州區高壩二隊出土 武威市博物館藏 取自武威市文體廣電和旅遊局編，《武威文物精品圖集》，蘭州：讀者出版社，2019，頁 140。



圖 15 唐代 唐鎏金三足罐 西安東郊國棉五廠墓 (M65) 出土 取自劉煒、段國強主編，《國寶：金銀琺瑯器》，濟南：山東美術出版社，2012，頁 126。



圖 16 唐代 響銅 高 5.4 公分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取自和泉市久保惣記念美術館編，《特別展 中国の響銅—轆轤挽きの青銅器—》，頁 40，圖 73。

往往和區域學術社群有關，其中日本最常使用鍍的稱法，筆者以前也曾未加思索地援用。中國方面大多稱為壺或罐，但有時也稱鍍，如邢窯窯址調查報告書（2004 年）既可見到這樣的稱呼，由中國硅酸鹽學會編之具有代表性的《中國陶瓷史》（1982）則置換部首稱為「鍍」。⁸

考慮到鍍的稱法經常可見，同時又涉及到功能問題，因此以下或可援引學界以往相關見解做一說明。首先，林巳奈夫談漢代釜、鍍、鍬、鑿時，引用西漢揚雄《方言》：「鍍，北燕朝鮮洌水之間或謂之鍍，或謂之鉞，江淮陳楚之間謂之鍬，或謂之鍍，吳揚之間謂之鬲釜，自關而西，或謂之釜，或謂之鍍」，⁹認為鍍即釜之類。另一方面，歐亞草原研究領域所謂「銅鍍」或 Cauldron 則是學界對於西元前一千年紀始，持續到西元後五、六世紀在歐亞草原及其鄰近地區青銅容器的一種稱謂，其造型多呈鼓腹，上設雙耳、下置圈足或三足，陳光祖曾針對銅鍍或他所稱的「鍍類器」在中國古代的文獻和自銘圖像進行了綿密的梳理，

例如從湖南長沙馬王堆三號西漢初期墓所出帛書《五十二病方》載：「以鍍煮，安炊之，勿令急沸」，知漢代鍍屬炊煮器，另從《說文》：「鬲……三足，凡鬲之屬皆從鬲」，而「鍍，三足鍍也，一口滄米器也，從鬲支聲」（三篇下）；「鍍，如釜而大口者，從金復聲」（十四篇上），提示鍍與釜同是大口，無三足的金屬炊具，不同於從鬲之屬的三足鍍。陳氏還列舉了三件自銘為「鍍」或「甗鍍」的圖像資料，即宋呂大臨《考古圖》所收「周陽侯甗鍍」（卷九）、《憲齋集古錄》的「漁陽群甗鍍」以及大阪市立美術館的「譚為擗者造銅鍍，重八斤八兩」（後者銘文一說是後世偽刻），總之，他的結論是鍍為漢代人對炊煮具的通稱，所以鍍的器形頗為多樣，例如《說文》鍍之類就有釜、鑿、鍬、鑷、甗等名目。¹⁰

就唐代陶瓷三足罐而言，早在 1960 年代水野清一就提示唐三彩「三足壺」（同圖 2），又名「鍍」，是在大口圓腹壺也就是日本俗稱「萬年壺」下方下置三足。水野氏認為鍍為煮食



圖 17 唐代 石三足罐 高 4.5 公分 取自深圳市文物考古鑒定所編著，《唐人器用》，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頁 140，圖 84。

的釜，唐三彩鍍雖非實用煮食器，但因其造型做自鍍，或亦可做為盛貯穀物的容器，¹¹ 將唐三彩三足罐與鍍相提並論。雖然同氏並未出示圖像資料來予實證，但從乾隆年編修《西清古鑑》所收「周弦紋鍍」（圖 18）的器形看來，水野的說法可備一說。日方學界將唐代三足罐稱為鍍，恐怕也和水野的這個看法有關。

討論唐代三足罐的名稱和用途，我們需要意識到幾個顯而易見但結果卻直接影響到作品屬性判斷的觀察方式，其中之一，即尺寸問題。也就是說，尺寸小於 10 公分，特別是 5 公分上下的唐代微形三足罐，經常在未有任何說明的情況下自然地被歸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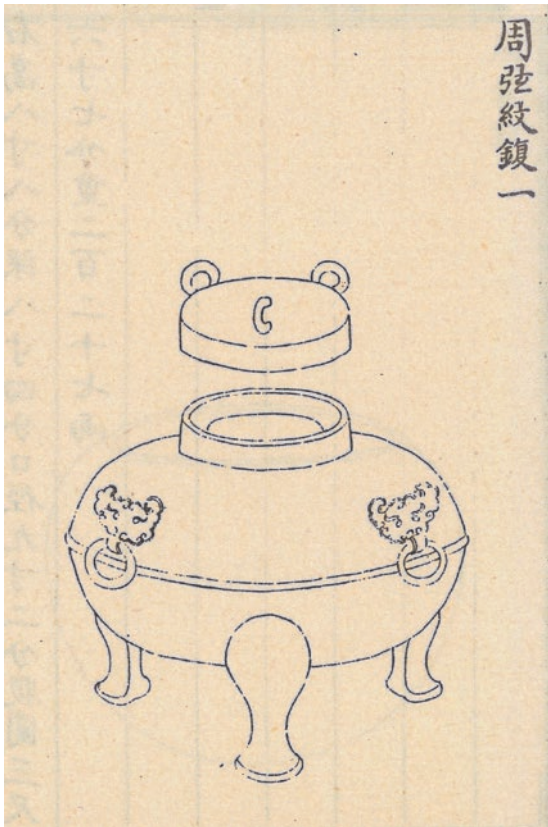


圖 18 《西清古鑑》所收「周弦紋鍍」 取自（清）梁詩正、蔣溥等奉敕撰，《欽定西清古鑑》，收入《欽定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卷 31，頁 31。



圖 19 a. 江戶時代 《法隆寺寶物圖卷》所見水注 慶應義塾（センチュリー赤尾コレクション）藏
b. 19 世紀 《聆濤閣集古帖》 取自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編，《いにしえが、好きっ—近世好古図録の文化誌—》，頁 130，圖 2-28。



圖 20 石三足罐 高 3.8 公分 唐天寶十四年 (755) 李洪鈞墓出土 取自李志鈞、鄭衛,〈河南沁陽唐代李洪鈞墓發掘簡報〉,《洛陽考古》,2015 年 1 期,頁 32,圖 10。



圖 21 西安南郊金浮沱村唐代壁畫墓室北壁所見三足罐 取自趙鼎,〈西安南郊金浮沱村唐代壁畫墓的發現與研究〉,《考古與文物》,2019 年 1 期,頁 81,圖 7。



水滴等文房類。將唐代三足罐視為水滴或水注且有圖佐證的早期實例,見於日本奈良《法隆寺寶物圖卷》,其是江戶期畫師田中訥言(1767-1823)於寬政七年(1795)繪法隆寺寶物的轉寫本,以及十九世紀據此繪成的吉田家《聆濤閣帖》所見銀鑲金三足小罐上方均有「水注」題識(圖 19)。¹² 水滴類之外,亦見將微形三足罐視為明器或內貯香料等貴重物的容器,¹³ 從尺寸小、材質貴重這點而言,類此之推測無可厚非,可惜均屬難予實證的臆測。

再來則是作品的材質問題,如似乎不利實用的低溫鉛釉三足罐是否即模倣同形金銀器的明器?而相對廉價容易到手的滑石質三足罐是不是也可以做這樣的理解?就此而言,河南省沁陽唐天寶十四年(755)李洪鈞墓則為我們提供省思此一議題的有趣案例。按墓主李洪鈞是年僅 5 歲早夭的幼童,¹⁴ 因此同墓出土的高不及

4 公分的臘石三足罐(圖 20)等微形物的性質就耐人尋味,也就是說其到底是小兒生前玩具?抑或是模倣實用器的明器,甚至小兒明器類?值得日後結合其他案例進行評估。

另一方面,陝西省西安南郊金浮沱村唐墓墓室北壁東側壁畫所見帶寶珠鈕蓋的三足罐,則表明其是和燕飲有關的道具。所見三足罐是和希臘人稱為來通(rhyton)的獸首角形杯、擺在三足盤上的多方高足杯,內盛珠狀食物的橢圓盤等共同置放在四腳長方几上(圖 21),從几兩側上身已漫漶剝落,僅存下身部位的壁畫女子像之比例,以及一般所見唐代來通或高足杯的尺寸,可以推估几上的三足罐高近 20 公分。另從罐薄施黃彩,推測或是壁畫師為表現金器或銀鑲金器的賦彩加工,是表現唐代非微形金銀器三足罐使用場域的圖像。

東北亞的情況

東北亞朝鮮半島考古遺址不止一次的發現由中國輸入的盛唐時期唐三彩三足罐。遺跡性質計有兩種，其一是慶州市朝陽洞山第20番地出土例，發現時罐內藏火葬骨，上覆響銅淺盤為蓋，置放於花崗岩製的屋形石室中（圖22），¹⁵這樣的埋藏方式和日本舊大和街道附近發現的同樣是置於屋形石櫃中，內貯火葬骨的奈良三彩壺葬式極為接近。¹⁶由於三足罐內貯火葬骨，所以和專門用來陪葬的所謂明器有別，而中國區域迄今未見以三足罐為葬具之例，看來應如以往學者所推測是消費地對於中國攜來之異物



圖 22 唐三彩三足罐 高 16.5 公分 韓國慶州朝陽洞出土 國立慶州博物館藏 取自國立大邱博物館編 (Daegu National Museum), 《中國陶磁器 (Chinese Ceramics in Korean Culture)》, 大邱: 國立大邱博物館, 2004, 頁 64, 圖左。

文物的用途變更。目前所知燒造唐三彩三足罐的窯場至少有河南省鞏義窯、河北省邢窯，以及年代相對稍晚的陝西省耀州窯，其中又以鞏義窯最為知名。有趣的是，慶州朝陽洞三彩三足罐無論在器形、施釉方式甚至使用鈷藍色釉等方面，均和河北省深州市下博唐墓 (M25) 出土的三彩罐相近 (同圖 12)，而深州市距邢窯地理位置極為接近，直線距離僅有百餘公里。考慮到朝鮮半島屢次出土邢窯白瓷，個人認為慶州唐三彩罐的產地值得日後持續追蹤。

除了慶州市朝陽洞三彩三足火葬罐之外，慶州芬皇寺或蘿井遺址等廣義居住地也出土了唐三彩三足罐標本 (圖 23)。東北亞寺院遺址頻仍出土唐代三足罐一事並非新聞，前引日本福岡縣立明寺的越窯青瓷三足罐即是著名例 (同圖 3)，至於日本唐三彩三足罐的出土頻率更是令人印象深刻，其見於福岡縣大宰府鴻臚館遺跡、佐久市小田井前田遺跡、平安京左京四條四坊、奈良西大寺舊境內、京都北白川廢寺、櫻井市安倍寺跡、大阪市若江廢寺、福岡縣觀世音寺跡 (圖 24)，以及千葉縣安房國分寺跡，是僅次於三彩「陶枕」的最常見的唐代低溫釉陶標本。¹⁷

龜井明德曾對日本遺跡出土唐三彩標本做了宏觀卻又細緻的梳理，其中也涉及到唐三彩



圖 23 唐三彩三足罐殘片 韓國慶州琴井遺跡出土 取自申浚, 《韓國出土唐三彩》, 收入北京藝術博物館編, 《中國鞏義窯》, 北京: 中國華僑出版社, 2011, 頁 399, 圖 3。



圖 24 唐三彩三足爐片 觀世音寺跡 取自龜井明德，《中國陶瓷史の研究》，頁 276，圖 4-2。

三足罐的屬性議題。他認為由於韓國慶州唐三彩三足罐被轉用成納骨器（同圖 22），這讓人以為外國出土的唐三彩器往往變更了其在中國的原本用途，然而考慮到日本奈良縣安倍寺、千葉縣安房國分寺唐三彩三足罐標本乃是出於

寺院金堂基壇及其回廊一帶，此和日本奈良三彩火舍香爐（圖 25），亦多見於寺院遺跡如出一轍，因此日本出土的唐三彩三足罐應該還是日方延續了其在中國的原先功能，屬寺院的必備器具。¹⁸ 換言之，唐三彩三足罐為爐具。暫且不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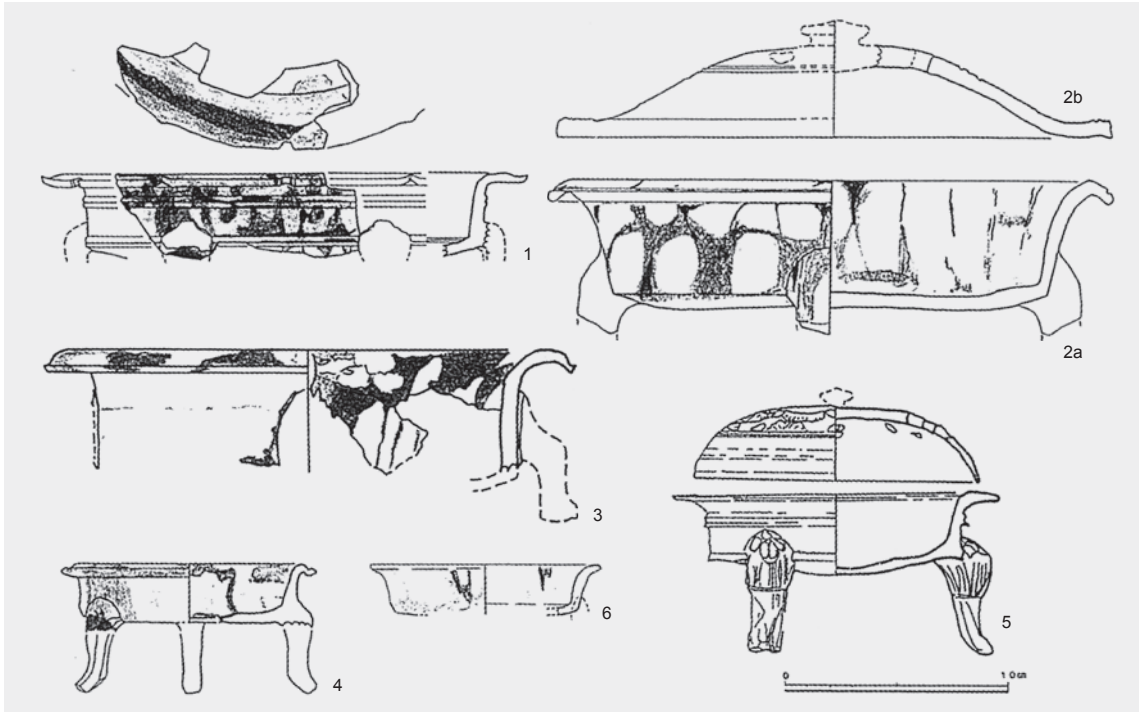


圖 25 唐三彩火舍 線繪圖 日本奈良遺跡出土 取自亀井明德，《中国陶瓷史の研究》，頁 258，圖 11。



圖 26 唐三彩鍍 高 21 公分 出光美術館藏 取自弓場紀知編，《中国の陶磁・第三卷・三彩》，東京：平凡社，1995，圖 44。

三足罐即三足爐說法是否妥當？我們首先必需留意的是，從現存部分唐三彩此類罐配有蓋一事或可推測，唐三彩三足罐原應帶蓋，其蓋面實平無鏤孔，上有寶珠形鈕（圖 26）。其次，經報導的日本遺跡所出唐三彩三足罐標本均無煙灰

痕跡，因此若說唐三彩三足罐果真是做為爐來使用，那麼其或許也是屬於觀看擺設用之色彩鮮麗的裝飾爐具罷了。雖然爐具說法不易實證，不過我們卻可借由中國考古發掘資料，得以檢證唐三彩三足罐在中國本土並非火葬罐。

公私收藏所見唐三彩三足罐的數量極夥，可惜均非考古發掘出土遺物，而相對於前引垂拱三年（687）哀皇后墓藍釉三足罐（同圖 13）是盜掘追回遺物，遼寧省朝陽天寶三年（744）韓貞夫妻墓的唐三彩三足罐（同圖 2），則是少數經正式考古發掘的出土品。按韓貞墓計發現骨骸四處，報告書結合伴出的墓誌推測，主室棺台原置木棺中的一男一女骨骸為韓貞夫婦，棺台前西部西小室甬道外，有一內盛骨灰的雙繫瓷罐，西小室中部另有屍骨一具，由於誌文載韓貞有二子早亡，所以西小室屍骨和瓷罐中

的骨灰或為他兩個早亡兒的遺骸。也就是說，韓貞墓出土唐三彩三足罐與骨灰罐無涉，而韓國慶州朝陽洞唐三彩罐內盛骨灰一事，應該就如過往學界所理解般，是半島消費者改變用途所導致。

另一方面，朝鮮半島統一新羅時代（668-935）的火葬罐造型多是帶蓋的無足盆瓮類，不過慶州市曾出土造型和年代均和唐三彩三足罐相近的八世紀三足蓋罐（圖 27），由於其蓋鈕周邊鑄孔常見於同一時期骨灰罐罐蓋，因此被認為同屬骨灰罐，然此屬少見的事例。統一新羅時代的三足罐亦見施單低溫鉛綠釉製品（圖 28），但其用途以及和唐三彩三足罐器形之間的關係，目前不明。

日本古墳出土須惠器也可見到帶蓋的圓腹三足罐，有的出土時內藏人骨，如三重縣松阪市出土的猿投窯自然釉三足罐即為其例（圖 29）；神奈川縣川崎市所出年代在九世紀的三足罐罐內也殘留火葬骨（圖 30），唯從目前所累積的資料看來，其他更多的同式須惠器三足罐出土例均和火葬藏骨無涉。¹⁹ 這樣看來，日本須惠器三足罐做為葬罐使用一事，也是因用途轉用所致，

至於其器式來源一說是倣自福岡縣立明寺出土越窯三足罐（同圖 3）般的中國青瓷，不過可確認的越窯青瓷三足罐的年代要晚到九世紀，因此年代可早自八世紀的須惠器三足罐造型有較大可能是受到朝鮮半島陶器的影響。²⁰

結語

從考古發掘資料可以初步認為，清宮舊藏的一件黑釉三足罐應該是河北省唐代邢窯製品。關於此類陶瓷三足罐的名稱和用途，說法多歧，但均屬難以實證的推測。

唐代三足罐的質材多元，陶瓷之外還有金銀器、響銅或石器等，尺寸有的高逾 20 公分，但也有高僅 3 公分的微形器。除了陝西西安金浮沱村唐墓壁畫所見高近 20 公分與高足盃共置於長方几上的三足罐應是燕飲器用的摹繪，其他考古出土或傳世三足罐的用途和稱呼因人而異，但一般是和尺寸和質材有關。以陶瓷器為例，低溫陶（含鉛釉陶）往往被視為不堪實用的入墓明器，而高溫瓷既可能是明器，也可能是孩童玩具，甚至孩兒明器。同樣的，相對於金銀器為高級實用器，響銅或石器類或被認為



圖 27 統一新羅時代（8 世紀）三足壺（骨壺）慶尚北道慶州市出土 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藏 取自後藤茂樹編，《世界陶磁全集·17·韓國古代》，東京：小學館，1979，頁 100，圖 73。



圖 28 統一新羅時代（8 世紀）綠釉三足壺 高 25.5 公分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取自後藤茂樹編，《世界陶磁全集·17·韓國古代》，頁 251，圖 225。



圖 29 8 世紀 須惠器三足壺 高 19.3 公分 松阪市出土 取自後藤茂樹編，《世界陶磁全集·2·日本古代》，東京：小學館，1979，頁 210，圖 194。



圖 30 9 世紀 須惠器三足壺 通高 40.8 公分 川崎市有馬出土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取自後藤茂樹編，《世界陶磁全集·
2·日本古代》，頁 210，圖 193。

是明器，但微形金銀器或精緻的響銅則又被視為是內貯香料等貴重物的容器或文房水盂。

另外，朝鮮半島可見將唐三彩三足罐轉用做火葬骨灰罐的確實考古案例，統一新羅時代陶器以及日本八世紀高溫自然釉炆器三足罐偶見內貯火葬骨之例，但似非當地三足罐的主流用途。無論如何，從器形構思而言，唐代流行的三足罐造型和統一新羅期三足罐的類似性（同圖 27），不由得會讓筆者想像兩者可能存在影響傳播的關係，可惜目前仍乏資料得以檢證兩造之間此類器式的造型變遷及相應的年代序列。

作者為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講座教授

註釋：

1. 余佩瑾主編，《搏泥幻化：院藏歷代陶瓷》（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4），頁 28，1-7。
2. 龜井明德，〈初期貿易陶磁器的諸問題〉，收入同氏《日本貿易陶磁史の研究》（京都：同朋社，1986），頁 71。
3. 內丘縣文物保管所（賈忠敏等），〈河北省內丘縣邢窯調查簡報〉，《文物》，1987 年 9 期，頁 1-10。
4.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王會民等），〈邢窯遺址調查、試掘報告〉，《考古學集刊》，14 集（2004），頁 194，圖 4 之 4。
5. 王會民等，〈邢窯調查試掘主要收穫〉，《文物春秋》，總 38 期（1997 年增刊），頁 8-14 轉頁 43。
6. 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編著，《邢窯》（北京：科學出版社，2021），上冊，頁 432-436。
7. 劉航寧，〈恭陵美陶〉，《中原文物》，2000 年 3 期，頁 66-67 及彩版 2、3。
8. 中國硅酸鹽學會編，《中國陶瓷史》（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頁 215。
9. 林巳奈夫，《漢代的文物》（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76），頁 225-227。
10. 陳光祖，〈歐亞草原地帶出土“鍍類器”研究三題〉，收於余太山、李錦綉主編，《歐亞學刊（第八輯）》（北京：中華書局，2008），頁 2-5。
11. 水野清一，《陶器全集·25·唐三彩》（東京：平凡社，1965），頁 15。
12. 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編，《いにしえが、好きっ—近世好古図録の文化誌—》（千葉：一般財團法人歷史民俗博物館振興會，2023），頁 130 圖 2-28 及頁 224 的解說。
13. 和泉市久保惣記念美術館編，《特別展 中國の響銅—轆轤挽きの青銅器—》（和泉市：和泉市久保惣記念美術館，1999），頁 98-99。
14. 李志軍等，〈河南沁陽唐代李洪鈞墓發掘簡報〉，《洛陽考古》，2015 年 1 期，頁 30-34。
15. 小山富士夫，〈慶州出土の唐三彩鍍〉，《東洋陶磁》，卷 1（1973-1974），頁 5-8。
16. 檜崎彰一，《日本陶磁全集·5·三彩、綠釉》（東京：中央公論社，1977），頁 56。
17. 謝明良，《中國古代鉛釉陶的世界》（臺北：石頭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4），頁 159-164。
18. 龜井明德，〈日本出土唐代鉛釉陶的研究〉，收入同氏《中國陶瓷史の研究》（東京：六一書房，2014），頁 321。
19. 嶋田光一，〈須惠器有蓋三足壺考〉，《古文化談叢》，卷 30（中）（1993），頁 853-882。
20. 田中琢等編，《日本陶磁全集·4·須惠器》（東京：中央公論社，1978），頁 70。